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天台陶

宗儀

九成



周景遠先生馳名能文爲南臺御史時分治過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忽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報服而退

今官府收歛秋糧之際比先涓吉啓倉於青龍方敖房

入粟六石六斗六升六合以應日蓋 國家初無定
制不知各處何以一皆如此予意必取上下四方六
合之意耳

凡食河豚者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內有荊芥蓋與此
物大相反亦惡烏頭附子之屬予在江陰時親見一
儒者因此喪命其子尤不可食能使人脹死嘗水浸
試之經宿類大如芡實世傳中其毒者亟飲穢物乃
解否則必亡又聞不必用此以龍腦浸水或至寶丹
或橄欖皆可解後得一方用槐花微炒過與乾燕支
各等分同搗粉水調灌大妙

趙魏公刻私印曰水晶宮道人錢唐周草窓先生密以
瑪瑙寺行者屬比之魏公遂不用此印後見先生同
郡崔進之藥肆懸一牌曰養生主藥室乃以敢死軍
醫人對之進之亦不復設此牌魏公語人曰吾今日
方爲水晶宮吐氣矣先輩雖諧謔自是可喜

馮公士啓

夢弼

嘗言爲八番雲南宣慰司今史曰嘗因

公差抵一站日已莫矣站吏告曰今夜馬判上岸麻
線須暫停驛程以避之問其故閉目搖手不敢言公
怒便上馬行數十里至大溪忽見一物如屋所謂烏
刺赤者下馬跪泣若告訴狀呼問何爲亦閉目搖手

弗荅於是下馬祝之曰某許昌人竊祿來此苟天命合盡爾其啖之否則容我行祝畢即轉入溪中腥風臭霧觸人口鼻既而各上馬比曙抵前站站吏驚曰是何麻線大膽若是耶公問此爲何物始敢言曰馬蟻精也麻線方言曰官人烏刺赤站之牧馬者公官至禮部尚書

善字訓多字詩載馳女子善懷鄭箋善猶多也漢書岸善崩善亦多也

大宗師長春真人姓丘氏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里人也祖父業農世稱善門金皇統

戊辰正月十九日生生而聰敏有日者相之曰此子當爲神仙宗伯大定丙戌年十九辭親居崑崙山依道者脩真丁亥謁重陽全真開化王真君嘉於海寧請爲弟子戊申召見闕下隨還終南山貞祐乙亥

太祖平燕城金主奔汴丙子復召不起已卯居萊州時魯齊入宋宋遣使來召亦不起是年五月

太祖自乃蠻國遣近侍劉仲祿持一手詔致聘十二月至隱所詔文云制曰天厭中原驕華大極之性朕居北野嗜慾莫生之情反朴還淳去奢從儉每一衣一食與牛豎馬圉共弊同饗視民如赤子養士若兄

第謀素和恩素畜練萬衆以身人之失臨百陣無念
我之後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之內爲一統非朕之
行有德蓋金之政無恒是以受天之佑獲承至尊南
連趙宋北接回紇東夏西夷悉稱臣佐念我單于國
千載百世以來未之有也然而任太守重治平猶懼
有闕且夫剡舟剡楫將欲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以
安天下也朕踐祚已來勤心庶政而三九之位未見
其人訪聞丘師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頤窮理
道冲德著懷古君子之肅風抱真上人之雅操爰棲
巖谷藏身隱形闡祖宗之遺化坐致有道之士雲集

仙逕莫可稱數自干戈而後伏知先生猶隱山東舊
境朕心仰懷無已豈不聞渭水同車茅廬三顧之事
奈何山川懸濶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
沐浴選差近侍官劉仲祿備輕騎素車不遠千里謹
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悠遠爲念或以憂民當
世之務或以恤朕保身之術朕親侍仙座欽惟先生
將咳唾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今者聊發朕之微意
萬一明於詔章誠望先生旣著大道之端要善無不
應亦豈違衆生之願哉故茲詔示惟宜知悉五月初
一日筆庚辰正月北行二月至燕欲候駕回朝謁仲

祿令從官曷刺馳奏真人進表陳情表曰登州棲霞縣志道丘處機近奉 宣旨遠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處機自念謀生太拙學道無成辛苦萬端老而不死名雖播於諸國道不加於衆人內顧自傷衷情誰測前者南京及宋國屢召不從今者 龍庭一呼即至何也伏聞

皇帝天賜勇智今古絕倫道協威靈華夷率服是故便欲投山竄海不忍相違且當冒雪衝霜圖其一見蓋聞 車駕只在桓撫之北及到燕京聽得車駕遙遠不知其幾千里風塵瀕洞天氣蒼黃老弱不堪切

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

皇帝所則軍國之事非已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爲難事遂與宣差劉仲祿商議不若且在燕京德興府等處盤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其劉仲祿不從故不免自納奏帖念處機肯來歸命遠冒風霜伏望

皇帝早下寬大之詔詳其可否兼同時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處機虛得其名顏色樵頓形容枯槁伏望聖裁龍兒年三月日奏十月曷刺回復奉勅旨曰成吉思皇帝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具悉

惟師道踰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
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召而弗行單使一
邀而肯起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
願跋涉於沙磧書章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
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遜我伐用張
軍旅試臨邊陲底定來從去背實力率之故然又逸
暫勞冀心服而後已於是載揚威德畧駐車徒重念
雲軒旣發於蓬萊鶴馭可遊於天竺達磨東邁元印
法以傳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顧川途之雖濶
瞻几杖以非遙爰荅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平安

好旨不多及十四日辛巳十一月至邪迷思干城壬
午三月過鐵門關四月達行在所時 上在雪山之

陽舍館定入

見

上勞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

踰萬里而來朕甚嘉焉賜坐就食設二帳於 御幄

之東以居之約日問道以回紇叛親征不果至九月
設庭燎虛前席延問至道真人大略荅以節慾保躬
天道好生惡殺治尚無爲清淨之理 上說命左史
書諸策癸未乞東還賜號神仙爵大宗師掌管天下
道教甲申三月至燕八月奉 旨居太極宮丁亥五
月 特改太極爲長春七月九日留頌而逝年八十

至元巳巳正月 詔贈五祖七真徽號而曰長春演
道主教真人巳上見蟠溪集鳴道集西游記風雲慶
會錄七真年譜等書初真人自行在歸道由宣德日
一富家新居落成禮致下顧將冀一言以爲福既入
其室默然無語輒以所持鐵拄杖於窓戶墻壁上頗
毀數處而出主人再拜希解悟曰爾屋完矣美矣完
而必毀理執然也吾不爾毀爾將無以圖厥終今毀
矣爾宜思其毀而欲完克保全之則爾與爾子子孫
孫庶幾歌斯哭斯永終弗替主人說服吁真人真知
道哉

宋季城信州掘土處爲濠百畝許在郡南曰南池池之
旁可居舊爲里人屋歸附後達魯花赤滅徹據有其
地每春夏之交群蠅聒耳寢食不安會三十八代天
師張廣微與材朝京回因以告天師朱書符篆新瓦
上使人投池中戒之曰汝蠅毋再喧自是至今寂然
漢書太液池中鳧雛鴈子布滿充積用鴈子甚佳王維
詩蘆筍穿荷葉菱花骨鴈兒又新

浙省廣濟庫歲差杭城誣實戶若干名充役庫子以司
出納比一家中侵用官錢太多無可爲償府判王某
素號殘忍乃拘其妻妾子女于官又無可爲計則命

小舟載之求食於西湖以貲納官鬼妾鬼馬不肖輩
群趨焉鮮于伯幾先生樞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漿誰
家女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船頭
強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魚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匆匆去鴛鴦鎖生寒愁日莫安得義士擲千金遂令
桑濮歌行路後王之子孫有爲娼者天之報施一何
捷也

義興王子明家饒於財所藏三代彝鼎六朝以來法書
名畫實冠浙右每年必祈一籤於烈帝廟以上休咎
一歲籤詞有曰開溝鑿井當得古鼎殊不以爲意家

人以商賈至汴夾谷郎中者藏一商彝絕精妙示之
曰恐爾主翁未必有此物也歸以白即遣齋金購得
之比舊藏皆不能及至正壬辰寇起蘄黃將由義興
取道犯浙西子明罄其所藏鑿深窖以埋之彝亦在
列既入窖作牛鳴者七夜頗可怪取出寄田家其窖
後遭發掘獨此彝獲存

俗語以不潔爲麀糟按霍去病傳麀臯蘭下注以世俗
謂盡死殺人爲麀糟然義雖不同却有所出

邁里古思字善卿西夏人僑居松江家貧授徒以養母
性至孝然落落不羈善諧謔各人士多與之遊至正

甲午進士及第授紹興路錄事司達魯花赤比視篆天下雲擾所在悉痼察君撫字周至民愛之如父母乙未秋杭破端即克復浙省左丞楊完者以本部苗將持露布至統洞蠻甚衆意實覘視虛實又將流毒於我民也縱虐恣暴民皆束手惴惴不敢與爭無故劫府架閣照磨陳修家妻妾幾被污君激怒填膺指揮吏兵收之郡民謹呼從事苗遂盡死後完者聞越民結義且固終不敢調兵渡浙江方集慶陷時江南行臺官流避抵慶元奉旨置治所於越遂檄君總統義民護城池君更募得勇悍者二千餘人以果毅二

字爲號曰果毅軍練習武事分撥守要害乃日與常所往來者擊鮮飫醢詈咏叫嘯以爲娛樂雖戶外上官坐至不少延納永康寇起據有縣境君收復朝廷旌其功除江南浙西道廉訪司知事未上又除江東建康道經歷浙省丞相塔失帖木兒便宜除行樞密院判官君即自署諸參謀爲幕官曰經歷曰都事者不可枚舉時御史大夫拜住哥任情禍吏爲爪牙又自統軍三千曰臺軍紀律不嚴民橫被擾害有訴於君君輒抑之衆軍皆怨怒然拜委瑣齷齪惟以鈎距致財爲務君不禮之或以諫君曰吾知上有君下

有民耳安問其他拜頗聞銜之遂與臺軍元帥列占永安張某萬戶閻塔思不花王哈刺帖木兒等謀殺之未得間戊戌十月廿二日首事出兵踰曹娥江與平章方國珍部下萬戶馮某鬪既不利駐軍東關單騎馳歸拜意決矣廿三日遲明召君私第議事入至中門左右以鐵槌搥殺之初甚祕守闔軍自相謂無已殺總督官我輩幸也民始有聞之者走白君部將浙東僉元帥黃中諸參謀聞變奔避不顧至有墜城以出行四五十里者初夜二鼓中提軍入城屯戒珠山拜未及知中臥病方飲藥得少汗尚昏潰困頓左

右扶翼擐甲上馬遇臺軍於江橋鬪十數合破陣陷堅身當矢石郡民老幼皆號泣曰殺我總督官我尚何生爲壯者助中軍殊死戰臺軍一敗塗地屠其二營入拜家姬侍奴隸死者相枕藉一女爲隊官陳某所掠舉君屍無元大索三日得于溺池中拜與二子匿梵宇幽隱處民搜見之齊唾其面且罵曰瞎賊我總督官何罪而令致於此耶不自殺執以歸中冀中殺之中解其縛率諸軍羅拜之曰總督官忠肝義膽照映天地人神所共知公信任儉邪使國家之柱石隕于無辜我之復讐明大義也殺我主

將者既已斬之公幸毋罪拜執中以泣曰我之罪尚何言尚何言繼而軍民爲君持服爲位以祭私謚曰越民考越六日拜自劾納印綬去其印是夜遺失中以白金百兩購得於一卒以還行臺者君未死先三日有星大如梧桐紅光燭天墜鎮粵門化爲石及君出師識者已卜君之有死兆矣至是果驗云

南村野史曰兵凶器也戰逆德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吾夫子必以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荅子路行三軍之問夫邁里古思受任之初殊有古賢縣令之風一握兵柄志滿意得酣觴廢事輕謀首亂不旋踵而

身首異處蓋亦平昔越已之過有以釀成此禍與微中則老妪稚子亦皆儿上之肉耳原其忠君愛民之心晒然與日星相昭明者則無可議也拜住爲國大臣坐鎮四省百官庶司孰不聽令邁之不奉臺檄擅興師旅明問其罪黜之可也斬之可也而乃陰結小醜作爲此態是盜殺之非公論矣民心之所以不服良以是也噫享有尊爵重祿而當國步艱難之日既不思涓埃補報之道又不責自己貪饕之非反以謀害忠良爲先務謂之無罪得乎故其妻妾子女遭罹戮辱實自取之尚復可憐哉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有一于此而不致姦盜者幾希矣若能謹而遠之如避蛇蠍庶乎淨宅之法

不中用不可用也左傳成二年郤子曰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杜預注不中為之役使

杜清碧先生本字伯原有所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於外蕃書及國朝蒙古新字靡不收錄

題曰華夏同音至正壬午中書奏修三史以翰林待制聘先生起至武林辭疾不行盤桓久之浙省平章

康里子山公夔夔時來訪一日語及聲律之學因問

國字何以用可侯此喉音也字為首先生曰正如嬰

兒初墮地時作此一聲乃得天地之全氣也平章甚說服

陶朱公養魚經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水畜魚也此二字亦奇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婦人之纏足起於近世前世書傳皆無所自南史齊東昏侯為潘貴妃鑿金為蓮花以帖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然亦不言其弓小也如古樂府玉臺新咏皆六朝詞人纖艷之言類

多體狀美人容色之姝麗及言妝飾之華眉目唇口
要支手指之類無一言稱纏足者如唐之杜牧之李
白李商隱之輩作詩多言閨幃之事亦無及之者韓
偓香奩集有咏髻子詩云六寸膚圓光緻緻唐尺短
以今校之亦自小也而不言其弓惟道山新聞云李
後主宮嬪窈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以
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窈娘以帛繞脚
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鞵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
態唐鎬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長新因窈娘作也
由是人皆效之以纖弓爲妙以此知札脚自五代以

來方爲之如熙寧元豐以前人猶爲者少近年則人
人相效以不爲者爲耻也

漳州龍溪縣澳里人陳端才之妻蔡氏三玉後至元間
本處寇起掠其里里媪集里中婦女同舟避難寇追
及三玉亟以水漬衣冠視三玉有姿色欲先汗之三
玉給曰衣濕更求衣間寇取衣投水死寇曰溺者必
躍以長竿絡釣俟其躍而舉之屍竟不躍寇退三玉
之父端廣舟次上流屍遂逆流附父舟捍之不去移
舟遡河而上屍從之上者三父異甚視則其女也夫
三玉一婦人耳寧死不辱出於天性宜其貞爽不昧

如此

韃韃田地野馬或與蛟龍交遺精入地火之發起如笋
上豐下儉鱗甲櫛比筋脉連絡其形絕類男陰名曰
鎖陽即肉從容之類或謂里婦之淫者就合之一得
陰氣勃然怒長土人掘取洗滌去皮薄切曬乾以克
藥貨功力百倍於從容也

輓音哀說文車穀
齊等貌六書故
轉之速也

淮南潘子素純嘗作輓卦譏世之仕宦人以突梯滑稽
而得顯爵者雖曰資一時之謔浪調笑不為無補於
名教卦辭曰輓亨可小事亦可大事彖曰輓亨天地
輓而四時行日月輓而晝夜明上下輓而萬事成輓

之時義大矣哉象曰地上有木輓君子以容身固位
初六輓出門無咎象曰出門便輓又何咎也六二傳
于鍤轉象曰傳于鍤轉天下可行也六三君子終日
輓輓厲無咎象曰終日輓輓雖危無咎也九四模稜
吉象曰模稜之吉以隨時也六五神輓象曰六五神
輓老於事也上六或錫之高爵天下擲榆之象曰以
輓受爵亦不足敬也此篇或者又謂自宋末即有非
潘所造未審是否後平江蔡宗魯衛作吝卦以配之
曰吝亨利居閒不利有所為彖曰吝鄙嗇也利居閒
無所求也不利有所為恐致禍也初六居富吝於周

急悔亡無攸利象曰吝於周急莫恤其貧也悔亡無攸利已終有望也六二聽婦言至吝不養其親不恤其弟貞凶象曰聽婦言昵於私也不養其親忘大恩也不恤其弟失大義也雖養弗時亦致災也故貞凶九三極吝吝其財不吝其身於行非宜象曰吝其財斯致富也不吝其身乃輕生也六四太吝君子吉小人凶象曰吝於君子雖有言無尤也吝於小人雖不有言終有悔也六五不吝於色務所欲終以死亡凶朋友吝於酒食弗克歡無咎象曰不吝於色惑於淫也務所欲樂其順從也終以死亡凶可知也朋來從

其類也吝於酒食誠大謬也雖弗克歡可無咎也上九居其家不吝於內吝於教子弗叶吉象曰居其家妄自尊也不吝於內畏寡妻也吝於教子終無所成也近扶風馬文璧琬又作諛卦曰諛貞亨初吉終凶

利見小人不利于君子彖曰貞正也亨通也通乎正言諛或庶幾也終凶諛不由初也利見小人猶同類也不利於君子入於邪也象曰麗口掉舌諛君子以求名干祿初九諛于同朋無咎象曰同朋于諛又誰咎也九二略施于民吉象曰九二之吉以新衆聽也六二來其諛酒食用享象曰來其諛民取則也享其

酒食以崇功也九四飾言如簧以娛彼心乃獲南金象曰娛人獲金不足道也九五君子終日高誦王用徵安車以迎終歲弗寧後有凶象曰以誦受徵不羞也終歲弗寧祇足煩勞也後有凶不副實也上六莽誦不已四方欲殺之象曰莽誦衆怒殺之何過也右三卦切中時病真得風刺之正因併錄之

廣東采珠之人懸絙于腰沉入海中良久得珠撼其絙舶上人挈出之葬于鼃鼃蛟龍之腹者比比有焉有司名曰烏蚤戶蚤音但

仁宗登極特旨放免時敬公戴卿爲江西行省參知政事俾該管掾史立案令廣東帥府抄具烏蚤戶一一籍貫姓名置冊申解他省官曰中書咨文無是恐不必也公曰萬一乃申明舊典庶不害及良民未幾太后中使至人咸服公先見之明

凡婢役於婢者俗謂之重臺按左氏傳昭公五年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以下其二爲公其三爲卿注云日中爲王食時爲公平旦爲卿雞鳴爲士夜半爲皂人定爲輿黃昏爲隸日入爲僚晡時爲僕日昃爲臺暘日中出闕不在第等王公曠其位又昭公七年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

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臺則所謂臺者十等之
至卑今豈亦本是與然加以重字尤有意
文選曹公檄吳將校部曲文年月朔日子注發檄時也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天台陶宗儀九成

王思善緜自號癡絕生其先睦人居杭之新門篤志好

學雅有才思至正乙酉間攜李葉居仲廣居寓思善

之東里教授余從永嘉李五峯先生孝光往訪之時

思善在諸生中年方十二三已能丹青亦解寫真先

生即俾作一圓光小像面部僅大如錢而宛然無毫

髮異先生喜作文以華之爾後余復託交於其尊人

日華畢遂與思善為忘年友思善繼得吳中顧周道

達緒言開發益造精微是故於小像特妙非惟貌人

車未金卷二
草堂
之形似抑且得人之神氣嘗授余秘訣并采繪法今著于此與好事者共之

寫像秘訣

凡寫像須通曉相法蓋人之面貌部位與夫五嶽四瀆各各不侔自有相對照處而四時氣色亦異彼方叫嘯談話之間本真性情發見我則靜而求之默識于心閉目如在目前放筆如在筆底然後以淡墨霸定逐旋積起先蘭臺庭尉次鼻準鼻準既成以之爲主若山根高取印堂一筆下來如低取眼堂邊一筆下來或不高不低在乎八九分中則

側邊一筆下來次人中次口次眼堂次眼次眉次額次頰次髮際次耳次髮次頭次打圈打圈者面部也必宜如此一一對去庶幾無纖毫遺失近代俗工膠柱鼓瑟不知變通之道必欲其正襟危坐如泥塑人方乃傳寫因是萬無一得此又何足恠哉吁吾不可柰何矣

采繪法

凡面色先用三朱膩粉方粉藤黃檀子土黃京墨合和襯底上面仍用底粉薄籠然後用檀子墨水幹染面色白者粉入少土黃燕支不用臙脂則三朱

紅者前件色入少土朱紫堂者粉檀子老青入少
臘脂黃者粉土黃入少土朱青黑者粉入檀子土
黃老青各一點粉薄罩檀墨幹已上看顏色清濁
加減用又不可執一也

口角燕支淡如要帶笑容口角兩筆畧放起
眼中白染瞳子外兩筆次用煙子點睛墨打圈眼梢
微起有摺便笑

口唇上臘脂膏

鼻色紅臘脂微籠

面雀斑淡墨水幹麻檀水幹

髯色黑者依鬢髮渲紫者檀墨間渲黃紅者藤黃檀
子渲

髮先用墨染次用煙子渲有間渲排渲亂渲當自取
用

手指甲先用臘脂染次用粉染根

凡染婦女面色臘脂粉襯薄粉籠淡檀墨幹

凡染法白紙上先染後却罩粉然後再染提掇絹則
先襯背後

凡調合服飾器用顏色者緋紅用銀朱紫花合○桃
紅用銀朱臘脂合○肉紅用粉爲主入臘脂合○

栢枝綠用枝條綠入漆綠合○黑綠用漆綠入螺
 青合○柳綠用枝條綠入槐花合○官綠即枝條
 綠是○鴨頭綠用枝條綠入高漆綠合○月下白
 用粉入京墨合○柳黃用粉入三綠標并少藤黃
 合○鵝黃用粉入槐花合○磚褐用粉入煙合○
 荆褐用粉入槐花螺青土黃標合○艾褐用粉入
 槐花螺青土黃檀子合○鷹背褐用粉入檀子煙
 墨土黃合○銀褐用粉入藤黃合○珠子褐用粉
 入藤黃臘脂合○藕絲褐用粉入螺青臘脂合○
 露褐用粉入少土黃檀子合○茶褐用土黃為主

入漆綠煙墨槐花合○麝香褐用土黃檀子入煙
 墨合○檀褐用土黃入紫花合○山谷褐用粉入
 土黃標合○枯竹褐用粉土黃入檀子一點合○
 湖水褐用粉入三綠合○蔥白褐用粉入三綠標
 合○棠梨褐用粉入土黃銀朱合○秋茶褐用土
 黃入三綠槐花合○油裏墨用紫花土黃煙墨合
 ○玉色用粉入高三綠合○鮫色用粉漆綠標墨
 入少土黃合○毳子用粉土黃檀子入墨一點合
 ○藍青用三青入高三綠合○金黃用槐花粉入
 臘脂合○雅青用蘇青襯螺青罩○鼠毛褐用土

黃粉入墨合○不老紅用紫花銀朱合○葡萄褐用粉入三綠紫花合○丁香褐用肉紅爲主入少槐花合○杏子絨用粉墨螺青入檀子合○毳綾用紫花底紫粉搭花樣○番皮用土黃銀朱合○鹿胎用白粉底紫花樣○水獺氈用粉土黃合○牙笏用好粉一點土黃粉凝○皂鞣用煙墨標○柘木交椅用粉檀子土黃煙墨合○金絲柘同上不入墨○紫袍用三青臘脂合○其餘一一不能備載在對物用色可也

凡合用顏色細色頭青二青三青深中青淺中青墨青與蘇青二綠三綠花葉綠枝條綠南綠油綠漆綠黃丹飛丹三朱土朱銀朱枝紅紫花藤黃槐花削粉石榴顆綿臘脂檀子其檀子用銀朱淺入老墨臘脂合

江陰州宋季時兵馬司在州治東南里許平地上司之後置土牢歸附後有善地理者以爲宜帝王居之人問其故曰君山龍脉正結於此是以知其然也皆弗之信越數年就其上起蓋三皇廟亦奇術哉君山州之主山也

姑蘇鄭君輔放浪不羈爲漕府小吏時督運至直沽狎

遊群娼挑達太甚殊弗堪之或有進藥於鄭曰此助陽奇劑也鄭試傳之數日後陰器消縮若闔宦然竟以此終其身漫書爲後人戒

應之紹才錢唐人以鄉貢下第任嘉興學正丁父憂仍寓居授徒至正壬辰秋避難于其諸生李氏子家去城數十里曰奉賢鄉李之從祖號太無爲道士住持紫虛觀之紹一見若平生歡八月廿九日太無得中風疾之紹饋藥療之獲蘇日一再請問九月四日又自紫虛問疾還寓忽得疾一巾而殂其妻楊氏太史同僉稱之女就所館治喪且以計其母若弟於海寧

及嘉興城中紫虛之徒以其疾與太無同不以告是夜將半太無忽呼弟子卓處潛輩謂曰適得夢甚怪俾取紙筆書之云於本觀所奉岳祠之前見有某姓名一吏及卒二人押男女各一併持公文而來因讀其詞曰嘉興路城隍司准海寧州城隍司牒爲陸小蓮告至正八年內溺水事冤屈未伸今發陳喜兒應偉前去勒要應才同解岳祠周府君取問太無詢來使之詳答曰陸小蓮者嘉興百福坊人而應才之婢也爲其妻妬逐之遂赴水死陳喜兒者才之母也時居海寧偉字之奇才之弟也居嘉興城東謂彼時不

爲救護故連逮耳太無見陳氏帶鎖衣白衣黃裙問之年六十有四應偉荷校衣青衣錄其罪狀皆歷歷可認來使云今若貴司移牒溫都統爲之解釋則尚可也遂覺始知之紹已逝王昌言與之紹有交承之好同寓其所明旦來紫虛太無因問應母之年及之奇之貌皆如所夢乃以告之昌言馳報楊氏楊即詣紫虛拜懇太無于床下謂夢中事皆實有之復自詳其詳且言其夫胸間尚溫手足猶軟故求移文解經仍躬禱岳祠冀之紹之復生也是日午後之奇自東來衣青衣云昨日亦得疾與兒同所見如太無

今雖少甦猶憤憤莫知所以然至夜楊氏以憂懼亦疾作旋即無他而之紹氣已絕矣時建德邵清溪偶宿紫虛目擊其事翌日遂行不知往計陳氏者歸報何如及之奇之死生耳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各製一銘其三爲冬日初出銘曰折膠墮指夢想負背金鑼騰空映簷白醉見清異錄樓攻媿嘗取白醉二字以銘閣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日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至元鈔十五定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縱有遺失亦不過三兩張耳寧有一束之理況我家未嘗

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毋累我爲也言之再子弗從母曰必如是我須訴之官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俟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賞失主靳曰我原三十定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聶推問村人其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定得者實十五定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鈔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定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朶那者杭城東偉兀氏之女奴也年十九勤敏謹愿主卒某郡官所朶那奉主婦曰謹主婦亦委以腹心至正壬辰秋七月初十日寇陷杭劫官民府庫至偉兀氏家不得物乃反接主婦柱下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散走朶那獨以身覆主婦請代死且告曰將軍利吾財豈利殺人哉凡家之貨寶皆我所藏主母固弗知若免主母死我當悉與將軍不吝寇允解主婦縛朶那乃探金銀珠玉幣帛等散置堂上冠爭奪之竟又欲犯朶那身朶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千石我誓不奴他性主况汝賊乎寇驚異捨而去朶那泣拜

主婦曰棄主貨全主命權也妾受命主鑰貨今失貨而全身非義也請從此死遂自殺時人莫不稱之曰義烈義烈云

龍廣寒江西人移居錢唐挾預知之術游湖海間咸推爲異人或謂專持寂感報耳秘呪故爾寂感卽俗所謂萬回哥哥之師號也釋氏傳燈錄師姓張九歲乃能語兄戍安西父母遣問迅朝往夕返以萬里而回號萬回又護法論號州閩鄉張萬回法雲公者生於唐貞觀六年五月五日有兄萬年久征遼左相去萬里母程氏思其信音公早晨告母而往至暮持書而

還護法論乃宋無盡居士張商英撰必有所據按此則師之靈通容有之廣寒又行服氣導引之法常佩小龜十數于身至晚仍解飼之事母至孝六月一日母生辰方舉觴爲壽忽見北窗外梅花一枝盛開人皆以爲孝行所感士大夫遂稱之曰孝梅贈詩者甚多惟張菊存一篇最可膾炙曰南風吹南枝一白點萬綠歲寒誰知心孟宗林下竹至治初間廣寒卒時年百有八歲猶童顏綠髮云

凡篙師於城埠市鎮人煙湊集去處招聚客旅裝載夜行者謂之夜航船太平之時在處有之然古樂府有

夜航船曲皮日休詩有明朝有物充君信携酒三樽寄夜航之句則此名亦古矣

世謂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陀傳亦然

至正庚子二月六日浙西諸郡震霆掣電雪大如掌頃刻積深尺餘人甚驚異後閱李復中青唐雜記云宋元符二年九月廿一日夜鎮洮大雷自初更至四鼓凡一百三十餘雷雪深二尺後旬日西羗叛以有備無患出師大捷又周密癸辛雜識云庚寅正月二十九日癸酉余至博陸大雷雪下如織而雷不止天地爲之陡黑平生所未見據二說如此然杭州自去歲

十二月被圍至三月兵退豈即青唐之讖與

人之自辨白其事之是否者俗曰分疏疏平聲漢書袁盎傳以不親爲解顏師古注曰解者若今分疏矣北齊書祖珽高元海奏珽不合作領軍并與傳廣寧王交結珽亦見帝令引入自分疏

髹器謂之西皮者世人誤以爲犀角之犀非也乃西方馬韉自黑而丹自丹而黃時復改易五色相疊馬鐙磨擦有凹處粲然成文遂以髹器做爲之事見因話

錄

今之入宅與遷居者隣里醅金浴具過主人飲謂之曰

煖屋或曰煖房王建宮詞太儀前日煖房來則煖屋
之禮其來尚矣

温州監郡某一女及笄未出室貌美而性慧父母之所
鍾愛者以疾卒命畫工寫其像歲序張設哭奠常時
則皮置之任滿偶忘取去新監郡復居是屋其子未
婚忽得此心竊念曰娶妻能若是平生願事足矣因
以懸于臥室一夕見其下從軸中詣榻前叙殷勤遂
與好合自此無夜不來踰半載形狀羸弱父母詰責
以實告且云至必深夜去以五鼓或齋佳果啖我我
荅與餅餌則堅卻不食父母教其此番須力勸之既

皮音詭閣也集韻
皮閣藏食物

而女不得辭爲咽少許天漸明竟不可去宛然人耳
特不能言語而已遂真爲夫婦而病亦無恙矣此事
余童子時聞之甚熟惜不能記兩監郡之名近讀杜
荀鶴松窓雜記云唐進士趙頰於畫工處得一軟障
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
余願納爲妻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
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
之必活顏如其言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
遂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終歲生一兒兒年兩歲友
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

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地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名既不奪君願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携其子却上軟障觀其障惟添一孩子皆是畫焉讀竟轉懷舊聞已三十餘年若杜公所書不虛則監郡子之異遇有之矣

今人謂馭僧者爲牙郎本謂之互郎謂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互與牙字相似因訛而爲牙耳

松江蟠龍塘普門寺側一無主古墓至正己亥春爲其里之張雕盜發有誌石乃宋時錢叅政良仁妹諱惠淨以該恩奏封孺人生一男五女年六十有五嘗捨

田入寺因於紹興四年十月附夫墓之右破棺無穢氣顏色如生口脂而澤若初傅者冠服鮮新亦不朽腐得金銀首飾器皿甚多至脫其繡履傳相玩弄人以爲異余聞漢廣川王去疾發魏王子且渠冢無棺槨有石床床下悉是雲母床上二屍一男一女皆年二十餘東首裸臥顏色如生人鬢髮亦如生人此恐雲母之功今此婦葬日距今百七八十年而亦不損壞其理又何邪

平江在城峨嵋橋葉剝者門首簷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許偶所畜猫墮入適隣家浚井遂與井夫錢一緡俾

下取猫夫父子諾子既入井义不出父繼入視之亦
不出葉惶恐繫索于腰令家人次第放索將及井底
亟呼救命比拽起下體已僵木如屍而氣息奄奄鄉
里救活之白于官官來驗視令火下燭彷彿見若有
旁空者向之死人一橫臥地上一斜倚不倒鈎其髮
提出遍身無恙止紫黑耳衆議以恐是蛟唇之屬實
之士焉余意山嵐蠻瘴尚能殺人何況义年乾涸陰
毒凝結納其氣而死復奚疑哉此事在至正己亥秋
八月初旬也後讀酉陽雜俎有云凡冢井間氣秋夏
多殺人先以雞毛投之直下無毒迴舞而下者不可

犯當以泔數斗澆之方可入矣得此一章信余意之
誠是也

前至元間杭州有鄭萬戶者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而
奉事母夫人備極孝道母誕日垂至預市文繡毳毼
製袍爲壽鍼工持歸縫綴既成爲油所污時估貴重
工莫能償自經不死隣婦有識其母者潛送入白之
至日臥不起子至候問安否見有憂色請其故曰昨
莫偶視新袍適几上油缶翻濺漬成玷我情思殊不
佳耳子告曰一袍壞復製一袍可也夫人何重惜乃
爾母陽爲自解遂起受子孫拜賀如常歲儀人咸以

此為賢母而益見萬戶之孝國朝婦人禮服達鞞曰袍漢人曰團衫南人曰大衣無貴賤皆如之服章但有金素之別耳惟處子則不得衣焉今萬戶有姓者而亦曰袍其母豈達鞞與然俗謂男子布衫曰布袍則凡上蓋之服或可槩曰袍

暇日讀書遇事物之異名者偶記一二以備采覽云

割政割剝之政也史記帝記三

父馬牡馬也史記平準書

毳布西胡說文曰

香物夢書曰夢得香物婦女歸也

藏魚說文鮮藏魚也

清室獄也史袁盎傳

猊糖獅子乳糖也後漢顯宗記

令草宜男花也傳玄賦

毛席氊也後漢西域傳注

竹練竹布也庾翼與燕王書曰竹練三端

竹萌荀也說文

練香和香也李賀詩練香薰宋鵲

南威檄攬也太平廣記

石密櫻桃也同上

木蜜棗子也同上

雜馥合香也通典四十三

脂炬燭也杜陽雜編

竹胎荀也說文

調香和香也華嚴經曰香長者善調香

毛布褐也詩七月箋

獵碣石鼓曰獵碣蘇勗載記

玉窪酒器也緯畧

挾日從甲至甲凡十一日也周禮天官

挾辰辰十二辰自子至亥也左傳成九年

丹若石榴也西陽雜俎

木八刺字西瑛西域人其軀榦魁偉故人咸曰長西瑛

一日方與妻對飯妻以小金鏡刺齧肉將入口門外有客至西瑛出肅客妻不及啖且置器中起去治茶比回無覓金鏡處時一小婢在側執作意其竊取拷問萬端終無認辭竟至損命歲餘召匠者整屋掃瓦甓積垢忽一物落石上有聲取視之乃向所失金鏡也與朽骨一塊同墜原其所以必是貓來偷肉故帶而去婢偶不及見而含冤以死哀哉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書焉以爲後人鑒也

杭民尚淫奢男子誠厚者十不二三婦人則多以口腹爲事不習女工至如日用飲膳惟尚新出而價貴者

稍賤便鄙之縱欲買又恐貽笑隣里至正己亥冬十二月金陵游軍斬關而入突至城下城門閉三月餘各路糧道不通城中米價湧貴一斗直二十五緡越數日米既盡糟糠亦與常日米價等有貲力人則得食貧者不能也又數日糟糠亦盡乃以油車家糠餅搗屑啖之老幼婦女三五爲群行乞於市雖姿色艷麗而衣裳濟楚不暇自愧也至有合家父子夫婦兄弟結袂把臂共沈于水亦可憐已一城之人餓死者十六七軍既退吳淞米航輻輳籍以活而又太半病疫死豈平昔浮靡暴殄之過造物者有以警之與

平江承天寺初畜大木將造千佛閣會浙省災責有司籍所在木植官酬以價寺一點僧於閣木上皆鑿萬歲閣三字於是有司不敢取及閣成其字固在諸寺觀凡起造必作儷語題梁間其餘則記住持檀越主名此所必然獨承天諸殿俱否至正丙申春今張太尉士誠未歸順時僞稱誠王國號大周改元天佑曆曰明時由淮渡浙攻破平江即承天以居盡撤去殿上像設坐於其中且以僧元鑿字名其閣豈亦有定數乎

淮人寇江南日於臨陣之際齊聲大喊阿瘡瘡以助軍威按朝野僉載武后時滄州南皮縣丞郭勝靜每巡鄉喚百姓婦託以縫補而姦之其夫至縛勝靜鞭數十主簿李懋往救解之勝靜羞諱其事低身答云忍痛不得口唱阿瘡瘡勝靜不被打阿瘡瘡據此乃有所本

國朝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爲書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杜陽父 友開 江陰人隱居教授妻吳辟纊以資之天曆
 間浙右菑荒米價騰踴學徒散去困於飢餓吳之兄
 弟屢勸斬丘木粥基地以少延餘息陽父堅持不可
 繼欲挈吳歸吳曰夫既盡孝妾獨以不義自處寧不
 食若粟遂相枕藉而卒

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
 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

南村輟耕錄卷之十一

